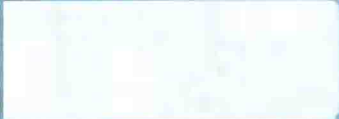


吴明益

文／摄／绘

以恋爱的姿态 结识每一只蝴蝶

我知道 这里所写的每一只蝴蝶 都必然已经死去许久
而我仍然希望 某些物事 能就此一直存活下去



迷
蝶
誌

二〇〇〇年台北文学奖
“中央日报”十大好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g.net.cn

迷
蝶
誌



吴明益

文／摄／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蝶志 / 吴明益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059-8724-1

I. ①迷…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97023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4-3027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夏日出版经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授权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 (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 独家出版、发行。

Copyright © 2000, 2011 by Wu Ming-Yi

All rights reserved.

迷蝶志

著 者: 吴明益

出 版 人: 朱 庆

复 审 人: 刘 旭

特邀编辑: 侯晓琼 王 依

封面设计: 韩 笑

终 审 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0137

传 真: 010-65933115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E-mail: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装 订: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180 1/32

字 数: 110千字

印张: 7.2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724-1

定 价: 39.00元

初版序

台湾特有种：一个自然写作的新面相

刘克襄

一位陌生的年轻作家寄来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随着集子还有他精心手绘的插图和 Micro 镜头拍摄的照片作为内文的搭配。此外，邮袋里还附了一本他的处女作《本日公休》。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作家宋泽莱以“美丽的初航”称允作者为未来的重要作家。

面对散文集，我却相当迟疑，自己是否能写好序。毕竟，对方是一个陌生的实体。我素来内向的个性夹杂着奇特的疏离和不安。生怕自己的感情无法融入，就对不起作者辛苦的创作了。

可是，开启内容后，随即为一种特有的熟悉情境所着迷和感动。整部集子所处理的题材，正是我这二十多年来信守的写作主题和环境。他已经在我曾经走过的大地，试着以自己的脚步摸索

一阵，而我竟习焉不察。从一篇篇的叙述，我一边感慨自己的疏失，一边则揣想着他的思维和体验，不自觉地对照着自己年纪相仿时的遭遇。

借由这块土地的牵成，再透过这样的野外生活共鸣，我慢慢地认识了他；并且隐隐掌握了一种来自自然观察的原力——我们彼此深知这种力量的特异，进而不揣浅陋，试着撰文阐述，也决定向读者介绍吴明益。一个非小说领域的吴明益。我要试着就他这回作品的内容，素描他的散文背景和起源，进而简短地追溯我们这一群野外族群的发展过程。

蝴蝶是吴明益这本创作的主题。整个叙述的主轴亦紧紧环绕着蝴蝶的生态习性，以及由蝴蝶牵引出来的自然志和生态环境问题。有趣的是，这个主题和先前的小说并无任何瓜葛。若不挂上作者的名字，还真难以想象，两种文类竟都是同一个人的创作。

纯文学的前卫小说在前，自然观察的散文在后，这是什么样的写作意境和创作断裂呢？恐怕也只有作者能体会个中滋味。早年自己写诗时，虽然也有过这样的企图和努力，文词里难免还夹杂着一些纠葛的情绪，始终无法摆脱文艺青年的喃喃自语。吴明益竟无这层困境，让我颇感称奇。

赏蝶和其他自然观察一样，必须透过不断地旅行，在跋涉山

水中，长期锤炼心志和书写的内容。吴明益没有忘记这个本分。他以我极为熟悉而亲切的旅行方法，在台湾各地走动，记录自己观察蝴蝶的心得，而且充分发挥创作的想象和才华。尽管他走得还不够远，亦不绵长，但是已经呈现的作品却充分展现了更深更广的可能。

在兰屿，他寻找珠光凤蝶。从《十块凤蝶》的故事里，旁征博引地提到了鸟居龙藏、夏曼·蓝波安和兰屿的自然沿革，再以此穿针引线，生动地介绍捕蝶历史、珠光凤蝶的栖地。在国姓乡，他追踪小紫斑蝶的历史，从四百年前荷兰人的经营，到郑成功的拓垦，再涉及德国人绍达的辛苦采集。一只小小的普通蝴蝶，在他熟练的写作技巧下，经常就有横向的生态习性和环境变迁之叙述，兼有纵深的历史和自然志的延伸。纵使在校园、都市之小天地，我们都看到他和蝴蝶热情而精彩的互动。毫不起眼的蛇目蝶，在他眼里竟饱满了神话和哲学之味。笨拙的大白斑蝶在环境不同的对照下，也有了无与伦比的绚丽飞行。

吴明益创作所汲取的养分不仅广泛且拿捏得宜，我不时读出一阵欢喜和赞叹。这几年来，台湾自然生态观察和历史人文所累积的丰富知识，都在他的旅行过程里，成为随手可汲取的养分。他不像八〇年代的自然写作者，犯了捉襟见肘的困窘，常要向西

方取经，也不时露出那个时代教条式的道德威权；甚至仍无法摆脱口号式的报导。

由于在那个年代初，我即已投入自然题材的创作，对于当时正兴起的自然写作，以及后来的发展始终保持高度的关心。同时，对每一个阶段自然写作者展现的风貌，更充满好奇。我亦不时积极寻找这类同好，相互切磋、请益。这几年，在这个领域里，我也遇见了不少“台湾特有种”。诸如镇日迷恋老鹰的沈振中、倡议绿色旅行的陈世一，或者遇见孤高的古道学前辈杨南郡。寻找他们，一直是我从事自然观察不可或缺的工作。我把它当成和观察动植物一样快乐的事情。

不过，吴明益明显地和他们的出身不一样。他和我一样都是“科班”出身的。我的意思说，我们都是从文学出发，在创作的路上和自然生态的视窗照会了，从此就不再离开它。这样的人并不少，在八〇年代时，王家祥、洪素丽、凌拂和徐仁修等都是这类同好。

九〇年代初也有零星的创作者，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创作和实践生活。但直到最近我才又有明显的感受，为数更多的另一批积极创作者，坚持着更成熟的生态观，在自然写作的范畴里，寻找自己的风格和观点。如果你常看报纸，应当不难看到杜虹、李晓

菁、范钦慧、廖东坤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

从他们的创作意图和内容，我试着了解，那些经过整个年代生态环境运动洗礼，并且撷取更多西方自然写作精华的创作者，对土地伦理有无我们的好奇和热中，抑或是充满新的生活价值。

早期的自然写作者常被讥讽，只能以浅显是非的道德和美学说服人。晚近的自然写作者很少陷入这种启蒙期的思维框架。吴明益更是，他所成长的环境让他轻易地跳开这个八〇年代环保的迷障，直接以更成熟的自然知识，在文学的场域奔放。他的行文，不仅看不到早年自然写作者（包括我）的那种滥情了；同时，也无作家杨照在九〇年代时认定的急切和焦虑。

他的创作内容展示了较为活泼的可能，以及更多文字锻炼后的缤纷。三种主要的面相交错着，形成他书写蝴蝶的内涵。一为自然志的随手拈来，丰富了他文章的深度，并显示了他的聪慧和机敏。二是丰富的野外经验，允当地糅合科学的生态知识，让他的叙述更加有说服力。三是文学的技巧卓越，平淡的素材经过他的消化、转换时，充满了诗意的效果。

从自然写作在台湾的发展来看，这一系列蝴蝶散文所蕴藏的成绩和发展，恕我再袭用野外经常使用的语言：我又发现了另一个新品种。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经过许久才可能孕育的种类。

晚近以自然为题材的创作，逐渐倾向工具图书化的书写，轻忽了文学长远的功能和意义。很高兴，作者对这样的倾斜保持一个高度警觉的距离，继续在自然写作的园地上和我们一起深耕。

从吴明益的创作，我不免想到晚近，台湾大量译介进美国自然写作者的创作经典，我们从梭罗、约翰·缪尔的早期生态文学作品，读到晚近如黛安·艾克曼、亨利·贝斯顿等人的创作，每一个阶段的自然写作者都有他们的生活哲学和土地伦理观。

台湾也有机会如此呈现成绩。在短短二十年间，随着生态意识的高涨，我们的自然写作人才并不乏后进。生态主张逐渐多样下，观察也展现更多的细腻和成熟。薄薄的这本散文集虽不足以展现个人的强烈风格，但一种过去较少看到的新方向已然成形。

自然写作也需要更多历史的积累，透过一代接一代生活和哲思经验的开创，紧密地和生态环境互动。这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方能丰收，成为台湾文学里重要而独特的一支。环顾过去，我们还没走几步。欢迎吴明益进入这条路线，而且能够持续走下去！

对我而言，吴明益的初航不只是美丽，方向也很准确。

二〇〇〇年

再版序一

《迷蝶志》再序

刘克襄

去年九月起，在东华大学当驻校作家。接近下学期末的一天清晨，中文系学生约我前往华湖。

华湖位于学校隐秘的杂木林里，一般人不易寻获。千禧年左右，我在此游荡。脚踏车停靠路边，沿着一条明亮的碧绿小径蜿蜒进去，中途遇见一条蛇盘蜷着。退了十来步，折了个小弯，很快抵达湖边。对岸有罕见的沼鹭，木讷地伫立着。脚色肉红的绯秧鸡，悄然从草丛探出身影。我蹲坐在草地上，跟它们一样安静。整个下午仿佛坐禅般，不觉时间之流逝。

跟我相约前往的男同学叫詹宏博。去年在彰化溪湖高中听过我的讲演，意外地又在此结缘。

在集合点碰头时，宏博手边持了一把大镰刀。我有些困惑地

探问：“走进华湖需要这么辛苦吗？”

“上回吴明益老师带我们进去，带了一把山刀在前面开路。”

未几，三位中文系女生按时到来。她们昨晚得知要去华湖，也兴奋地跟来。宏博在前带路，我们旋即走进了游泳池后隐秘的林子。一进去，他就不断地拨枝劈草。我才吃惊，十年前轻松游荡进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昨晚大雨滂沱，林木沾满湿重的雨露，天色迄今仍阴翳如苍鹭暗灰的背羽。在路迹不甚明显的芒草小径里，我们有些吃力地往前钻探。不过一小段，领头的宏博衣领湿濡，黏附了不少草叶碎屑。我和三位女生也不断被锐利的芒草割划手臂，但大家甘之如饴。边走边聊才知道，她们都跟吴明益来过华湖。

既然进来过了，为何还要重访？等再往前，我才恍然明白。

小径上茵陈蒿丛生，不少植株开花了。我停下脚步介绍其生长特性，顺便描述其药用和可能的食用功能。一位女学生笑着说：“吴老师也介绍过，有位同学回去后，用茵陈蒿充当意大利面酱料，很好吃呢！”

“既然吴老师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

她们却撒娇：“你们讲的不一样，我们还是有很多吸收啊！”

我点点头，继续介绍。什么山盐青、紫珠、咸丰草，再尝试

着以自己的认知描述。后来聆听到周遭的鸟声甚多，我们安静地站在草原里。我尝试着想象这些啼叫的可能意义，描述自己的感觉。

他们认真地点头，很想找出发声的位置。那种对自然钦慕的单纯眼神，随即教人联想，吴明益的教学势必对他们影响不小。

走到一处空地，宏博介绍说：“这是吴老师露营的地方，他鼓励我们，可以尝试到这儿过夜，而且最好一个人单独前来。”

一路上，他们继续提到吴明益的种种。对他们而言，吴明益不只在读书上，带给他们各类知识的启发，还在纵谷里打开一片自然观察的视窗。

接下来，路径消失了，草丛比我想象的更加高大隐秘。宏博一时找不到路，踌躇不前。女同学们虽来过，却也记不得通往湖边的小径在哪。

宏博有些歉然地跟我说：“以前跟吴老师从这儿再走进去，草丛并不高，很快就找到路，但这次很奇怪，草丛都快变森林了。”

早上我还答应学校一堂讲演，如果这时不快点找到华湖，万一陷在此地，跟人家说在校园迷路，恐怕会成为笑柄。我有些心急地加入寻找，还好，很快就发现了路迹鲜明的小径。

我带头在前一边想着，啊，怎么现在走往华湖变得如此辛苦，

这不过是一个大学的湖泊呀！还有，待会儿看到的湖泊，会是过去邂逅的那等开阔亮丽吗？

五六年前，吴明益应聘到东华时，我欣喜地邮寄一篇自己撰述此湖的小品，建议他日后不妨常来此走逛。杂木林是东华大学校园的自然特色，更是花东纵谷平地森林和旷野的标志。华湖则是此区杂木林的心脏，提供了周遭更多样生物的丰富内容。

日后他即常来此湖观察和上课，著作里也有提及。当年我来华湖，小径开敞好走，或许到他走访时即草木深掩，不易探路了。而走在后头的学生们，跌跌撞撞地跟了上来，又仿佛某种幽微的隐喻。宏博热爱乡野，也想尝试自然书写，这是他前来花莲就读的主因。在这儿遇到吴明益，想必更能达成其心愿吧！

我们的出现激起一只夜鹭和小白鹭蹿飞，湖泊随即进入宁静的状态，只有盘谷蟾蜍低沉地单鸣着。跟当年一样，湖泊对岸依旧是幽暗的葳蕤森林，远远地才有学院的塔楼露出。湖泊虽无过去开阔，但依旧原始，生机隐隐。

我们沿着湖边巡行，宏博又主动带路，尝试着从另一条小径出去。小径再往前，形成泥泞之地。每个人的脚都浸泡在污水里，狼狈地跋涉着，最后再走进湿濡无人的森林。

面对藤蔓纠葛的林子，宏博再次找不到路。我再度上前，试

着协寻。一边探路时，突然间想起了吴明益的《迷蝶志》。这是他自然书写的第一本散文创作，甫出版即接连得到不少赞誉，旋即被视为文学界重要的新秀。

昨天他写信给我，想要再版此书，因而客气地请托，是否能在之前的旧序中添补些什么。不知是重返此地，还是在找路，我竟想起此事。

也因这一突然联想，萌生了很大的感慨。这座我们前后都探看过的华湖，多么像我们都热爱的自然书写一样。但大家进来时，华湖展现了不同的风貌。我走进来较早，小径路途明亮。吴明益稍晚抵临的时日，想必辛苦许多，而且后来再带学生进来探看，都得配备山刀除草了。我可以想象，他在东华大学执教，势必也期待好些学生日后能成为热爱山川的创作者，跟我们一样幸运地受到自然的眷顾。

以前写过一序，赘述此书的优美质地。如今重新回顾，或者该定位在一个台湾自然写作的光谱上。此书当年的结集，大抵是台湾自然写作最为鼎盛时，本土创作和翻译作品辈出。但《迷蝶志》的出版，俨然预知了自然写作另一成熟面相的可能。

那时我以为，因为科普知识丰富了，自然观察成为显学了，这样的写作者恐怕会愈来愈多。岂知一个年代过去，自然书写的

高度却停滞于此，几不见新人。吴明益后来的著作，诸如《蝶道》或《家离水边那么近》早已摆脱《迷蝶志》的青涩，却也因其作品的成熟亮丽，更加凸显这一领域的后继乏人。

那年的前序带着很大欣喜，今之后序则颇有感伤。网路时代年轻写作者多不愿意走到户外来吃苦，主流社会提供的生活价值亦少有这类空间，像宏博这样持着镰刀，在林子里摸索去路的孩子委实不多。他依旧在前探路，身影愈有吴明益的坚持，我想他应该很快会找到方向。

二〇一〇年

再版序二

死去的那些

吴明益

《迷蝶志》出版十年了。意思就是说，当时二十岁读到这本书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岁，当时四十岁读到这本书的人，现在已经五十岁，当时才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可以到野外去结识蝴蝶。而那本书里所提到的每一只蝴蝶，其实都已经死去，幸运的则可能已繁衍了三十代。

这一年多来，有好几位在出版界任职的朋友问我《迷蝶志》重新出版的可能性，我总是婉拒，理由是，对一个写作仍不成熟的人来说，不断尝试写出过去未曾写出的物事，才是最重要的事。毕竟，多数的公共图书馆，可能也都找得到这本书，对我而言，写书的目的绝非是为了卖书而已，而《迷蝶志》里那个着魔、感情像藤蔓植物般容易失控的我，毕竟在本质上已大不相同，我得

认真地想想，这本书重新出版有何意义。

早在六七年前，就有读者告诉我，《迷蝶志》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总是选择忽略，建议他们找看看有没有二手书。几个月前，在一个演讲场合里，有一位读者拿了《迷蝶志》来找我签名，她说这本书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另一位读者则拿了我所有的书过来，说：“就只缺《迷蝶志》了。”

在这样的时间之流里，还有人想起这本书，作为一个作者，应该知足了。常给我适时忠告，陪我走过书里每一处地点的 M 不经意地说，《迷蝶志》重出也不错，可以把里头的错误也一并改过。于是，我坐在书桌前，把当时初版的旧书拿了出来，回忆起《迷蝶志》对我写作的意义。

当年只出版了一本没有什么人关注的短篇小说集《本日公休》（一九九七）的我，因为任职麦田的静惠和我讨论出书的可能性，才决定以当时我没有发表，撰写蝴蝶的作品来出书。当时她问我
可以找谁写序，我说我谁都不认识，但有三个人对我意义重大，分别是蝶类专家陈维寿老师，深深投入环境运动的陈玉峰教授，以及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默默一个人到各处旅行、观察自然的刘克襄先生。静惠把稿子寄给这三位我连一面都没见过的老师们，